

私逃延安府

宋朝哲宗年间，开封府有一个贫穷人家的子弟，姓高，因为在家排行老二，所以乡里的人都叫他高二。高二从小就贪玩，不做正经事，只会舞枪、耍棒，也玩得一脚好球，因此人们就干脆改叫他高球了。后来他觉得“球”字不雅，就换了另一个“毬”字，而“高毬”也从此成为他的正名。

高毬平常爱吹吹弹弹、唱唱歌；一张巧嘴，可以无中生有，能够把芝麻小事说得天花乱坠，村子里的人经常上他的当。论本事，他吃喝玩乐，样样精通，可是正经的干活儿，却是一窍不通，就更不用说什么道德观念了。

街坊邻居看他不务正业，实在不像话。有些比较忠厚的，就会劝他父亲要多加管教；而那些较刻薄的，就冷嘲热讽起来了。他父亲受不了这种气，就跑

到衙门去告了一状，说他忤逆不孝，请官老爷查办。

衙门的县太爷最痛恨不孝顺的人，所以马上下令抓人，重重打了他二十个大板，打得他皮肉绽开，大哭大叫地闹个不停，县太爷看他没出息，就下令把他赶出县境。

高俅被迫离开开封，又没有其他容身的地方，只好到处飘泊，当起了乞丐。流浪到了临淮，听说当地有一位开赌场的柳世权，专门收容一些流浪汉，于是就去投靠他。

高俅在柳家住了三年以后，刚好碰到大丰收，哲宗皇帝一高兴，就下令特赦天下的罪犯。高俅因此恢复了自由身，就向柳世权辞行，欢欢喜喜地回到了故乡。

经由柳世权的介绍，高俅回到开封以后就在金梁桥下的生药铺里帮忙，店老板董将仕碍于情面，只好暂时收留了他。生意人讲求的是和气生财、勤快做事，而高俅却是粗鲁草率，又常偷懒，实在不适合作生意。董老板想了好久，终于想出一个法子，婉转

地把高俅推荐给小苏学士。

小苏学士接到董将仕的信以后，实在很为难，明知高俅是个好吃懒做的浪子，又不好推辞，真是进退两难。忽然灵机一动，也来个如法泡制，把高俅给推销出去了。

你以为小苏学士会把高俅介绍给谁呢？原来就是城里的驸马爷王晋卿。他是当今皇帝的妹婿，有权有势，是个享乐主义者。王晋卿爱好歌舞，家里养了不少歌妓，天天过着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。小苏学士把高俅推荐给他，还真是臭味相投呢！高俅又会吹又会捧，捧得王晋卿心中好欢喜，所以待他很好，简直就像自己家人一样。

有一天，正是驸马爷的生日，府里大摆宴席，庆贺寿诞，宾客来来往往，十分热闹。客人中最尊贵的，要算是那位端王爷，也就是哲宗皇帝的弟弟。端王被邀请到首席上坐，喝了一些酒，就到书房去休息了。

当他四处浏览时，发现书桌上摆着一对古玩，非

常好看。

上前仔细端详，原来是玉雕的狮子，手工精巧细致，玲珑可爱。端王就随手拿起来赏玩一番，连声啧啧称好。驸马看在眼里，知道他喜欢，就表示愿意割爱。端王就很高兴的道了谢，这才回王府去。

第二天，驸马就派高俅送那对玉狮到端王府去。经过通报以后，高俅随着仆人进入内庭，看见端王正卷着紫绣龙袍，穿着金线凤鞋，和几个小厮在踢球。高俅倒也识趣，不敢上前打扰，就站在后头观看。

看得正起劲，冷不防那球竟腾空飞起，端王没接着，却向高俅这边滚来。高俅一看，球已到了脚边，一时技痒，不知哪来的胆量，竟使了一个鸳鸯拐，漂亮的把球踢还端王。

端王看了，欢喜地直问这是什么人。高俅哪敢怠慢，赶紧上前跪拜，说：

“小人是驸马府里的随从，奉命恭送玉狮子来的。”

说完，双手捧着玉狮呈给端王，端王命人收好，

就问他：

“原来你会踢球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高俅恭恭敬敬的答了话。端王一时兴起，就要高俅表演几招，高俅看端王身份太高。不敢放肆，再三推辞。最后经不起端王的一再催促，只好撩起衣服，下场踢了起来。

才踢几下，端王就喝采叫好，高俅见王爷高兴，索性把平生本事都使了出来，那球就像是听他的话似的，运转自如，几个绝招，看得端王心花怒放，不肯放他回去。第二天，马上把驸马请来，要求将高俅留下，驸马为了讨好端王，自然是一口答应。从此，高俅就住在端王府，而且成了端王的亲信。

过不了多久，哲宗皇帝去世，端王当了皇帝，就是徽宗。徽宗一即位，马上就提拔高俅做殿帅府太尉。这一来，原来是个小无赖的高俅，竟然成了朝廷中的重要人物。

高俅特地选了一个黄道吉日，举行就职典礼，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赶来参拜致贺。高俅往宝座上一

坐 觉得身价百倍 好不威风 当下一一点名 结果，只有八十万禁军的教练王进，因患病没来。高俅突然想起，以前曾挨过他父亲的一棒，于是旧恨新仇一齐涌上来，马上下令捉拿王进。

再来说王进这个人，人老实又正直，还没有成家，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母亲，两人相依为命。这时候，看见殿帅府派人来抓他，也不敢违抗，只好带病入府。

参见了太尉以后，只听得高俅大声问他：

“你是王升的儿子吗？”

王进才答了一声“是”高俅已破口大骂：

“你父亲是个卖膏药的江湖郎中，懂个什么？你又会多少武艺，竟也当起教练来。现在还在本太尉面前，摆起臭架子。哼！生病，根本就是目中无人。来人呀 拖下去打！”

许多将官平常和王进交情不错，一看气氛不对，纷纷上前求情。高俅一看王进的人缘好，碍于众人的情面，只好暂时饶了他。王进赶快上前拜谢，待抬

头一瞧，才暗叫不妙。

原来以前高二在耍枪时，曾经被王进的父亲教训了一顿，现在小人得势了，难免会寻仇报怨。王进愈想愈不对劲，回到家，向母亲禀报了这件事，母子二人不禁抱头痛哭。最后他们决定要逃离这个是非之地，免得惨遭杀身大祸。

当天晚上，王进收拾好行李，就准备要动身。突然想起门前的两位牌军，是殿帅府里的人，怕会生出麻烦，就故意骗他们，说是要去庙里烧香，等引开了那两个人，才连夜向延安府逃去。

母子俩一路奔波，走了一个多月。这一天，天色就快黑了，沿路却看不到一个村庄，王进不免担心起来。正在盘算着如何过夜，忽然瞥见前面的林子，露出了微弱的灯光，不觉加紧脚步，往前走去。转进林子一看，眼前竟是一座大庄院。

王进兴冲冲地走到庄前，敲了敲门。不久，来了一位庄丁，王进向他打个招呼，并且请求借宿一晚。庄丁回头禀告了庄主之后，就领王进母子进庄，并帮

他们安顿好行李，才带着王进去拜见庄主。

庄主姓史，大家敬称他为史太公，大约有六十多岁，头发、胡须都已斑白，神态非常慈祥、和善。王进见了，赶紧上前施礼道谢。史太公和气地说：

“不用客气，你们路上辛苦，先坐下来休息吧！”

坐下后，史太公便问起王进的姓名，王进怕惹麻烦，只好捏造个假名，说是生意失败，要到延安投靠亲戚。史太公也不多问，只是命人准备房间，让他们休息。

不料，王进的母亲因为年纪大，身体比较弱，又经连日奔波，就累出病来了。史太公知道后，马上请大夫，替她抓药，又要他们多住几天，好让王老夫人安心养病。这一住就住了许多天，老太太的病也没有好转，他们的行程只好耽搁下来。

九纹龙史进

又过了五、六天，王进看母亲的气色比较好，就收拾行李，打算继续赶路。来到了马房，看到空地上有一个年轻人，打着赤膊，全身纹了好几条青龙，正拿着棒子在挥舞。王进停住了脚，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不觉脱口说道：

“这棒耍得还不错，可惜有些破绽，是赢不了行家的。”

那个年轻人听了很生气，就大声回他几句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竟然敢取笑我！你敢跟我打一场吗？”

这时，史太公走了出来，喊住那青年，才向王进说：

“他是我儿子史进，从小就爱耍枪弄棒，因为身上刺了九条青龙，人家就叫他九纹龙。咦！客人，您

也懂得枪棒吗？”

王进回答说：

“略懂一点，如果小官人想学，我可以指点指点他。”

那史进年轻气盛，刚才已经受了点气，现在又听王进这么说，不禁冒起火来，就向王进挑战，要和他较量较量。说完，就挥起棒来，舞得像风车一样。王进这边却是纹风不动，仍然是一张笑脸。

史太公也想见识这位客人的功夫，就在旁鼓动着说：

“请王公子就教训教训他罢！”

王进不好推却，就从枪架上拿了一根木棒，道声“恕我无礼！”然后把棒横放在手中。这时史进已迫不及待地刺过来，王进也不挡，只是拖着木棒往后退。等史进靠近了身，才突然转身，木棒随着劈下。史进一看不对劲，马上招架。

但是，王进的动作更快，换了个招式，直朝史进的怀里刺去，再顺势一扭，就把史进的棒子扭脱手。

了。史进一时没站稳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

王进一看他跌倒，连忙上前扶起。史进这时可真是服了这位外乡客，就请王进坐上椅子，而自己向前行跪拜礼，说：

“原来我以前学得都是花拳绣腿，中看不中用，现在还请师父多多指导我。”

王进回了礼，说：

“你不必多礼。我母子两个人，在府上也打扰了不少天，正不知怎么报答呢！这点小事，我一定效劳。”

史太公在旁看了，非常高兴。于是派人办了酒席，在后厅聚餐。主人一面劝酒，一面请教王进的身世。王进这时不敢再隐瞒，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遭遇讲了出来。史太公一听说他是禁卫军的总教练，心中暗自欢喜，赶忙叫儿子重新正式拜师。

于是王进就在史家村住下，专心的把自己的本事全部教给史进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史进在王进的指导下，才半年的功夫，对于十八般武艺，就可说是样

样精通。

王进一看自己的任务已经达成，心想，这个地方终非久居之处，就打算到延安去，于是向史家父子辞行。但是，史进对他，已有深厚的师徒之情，哪肯放他走，更是苦苦相留。

王进也有点舍不得，可是想到高太尉的事尚未了结。怕会连累史家；而且听说延安府正在延揽人才，机会比较多，所以决定离开。史家父子留不住他，只好准备一份厚重的谢师礼，和一桌丰盛的酒席来饯行。

自从王总教练走了之后，史进仍然天天在家苦练，一点也不敢偷懒。半年后，史太公生了一场大病，虽然请了名医，抓了上好的药，还是没有起色，撑了几天就逝世了。史进含悲为父亲料理丧事后，也不太爱管家中的产业，只是喜欢和人比比武，交交朋友。

有一天，天气非常闷热。史进闲着没事，就拿了一张草席，到柳树下乘凉。忽然瞥见有人在对面的

松林内，探头探脑的。史进觉得奇怪，就走过去瞧瞧，原来是那个打猎的李吉。史进毫不客气的问他：

“你在这里鬼鬼祟祟的，是在打什么主意？”

李吉慌忙地向他鞠个躬，回答说是要找庄里的王四喝酒。史进就故意开他的玩笑说：

“李吉呀！最近是不是忙着讨媳妇，还是怕我们赖你的帐，怎么好久不来卖野味？我倒挺怀念那些山猪肉哩！”

李吉只是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才慢慢地说：

“史家少爷 您有所不知 我们这些讨活的 哪能一天不工作？不上山，就没得吃啰！是这样啦！最近，少华山来了一群土匪，少说也有五、六百个喽啰，和一百多匹好马。

最厉害的要算那三个头目了。大的叫‘神机军师’朱武 第二个叫‘跳涧虎’陈达 还有一个是‘白花蛇’杨春。他们的武功都很高强，一下山，就杀人放火，到处乱抢，连官府都拿他们没办法。前几天，还贴出告示 悬赏抓他们呢！”

史进经他一提，猛然想起日前也听说过这件事，因为事不关己，没放在心上。现在，听说他们四处抢劫，倒不可不防。

史进回到家里，就叫人宰了两头牛，并拿出自酿的好酒，再派人通知庄里的庄丁，前来讨论大事。等所有的人到齐，坐定之后，史进就一面敬酒，一面向众人说：

“各位父老兄弟，今天请大家来这里，完全是为了我们庄里，每个人的安全。我听说少华山来了一群土匪，非常地猖狂，天天都下山打劫。我想他们迟早都会抢到庄里来，所以特地请各位前来商议对策。

如果那些山贼，真的到庄上来，希望大家同心协力，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。一定要相互救援，而且必须及早准备。”

众人看史进这么热心，又有见地，加上武艺高强，就同声拥护他，请他当头作主。然后大家约定，只要听到警报，马上集合起来对抗敌人。于是人人都回家准备武器去了。

这时，少华山上的三个头目，也正在商议着。只听得大头目朱武，对着陈达、杨春说：

“华阴县的臭官府，出了三千两银子抓我们，恐怕要跟他们厮杀一场，这倒没什么，现在就怕山上的钱粮不够。”

跳涧虎陈达，马上接口应道：

“哼 我们就去华阴借粮 看他们能怎么样？”

白花蛇杨春说：

“要去华阴 倒不如去蒲城来得稳当。”

陈达说：

“蒲城县小人少，不如华阴富裕，为什么不打华阴呢？”

杨春慢慢地解释说：

“要打华阴，一定要经过史家村，史家村有一个九纹龙，听说他武功强，本事高，惹不得！还是找个容易下手的吧！”

陈达听了很不服气，大声地说：

“兄弟，这未免太懦弱了吧！连一个小村都不敢

过，又怎么抵挡官兵呢？”

朱武忙着打圆场，说：

“老弟，我也听说那小子很厉害，还是从长计议吧！”

陈达哪能忍住这口气，他跳起来说：

“哼！没想到你们这么没胆量，尽长他人的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我才不相信史小子有啥本领，看我就去收拾他。”

说完，也不顾他们两人的劝阻，就带着一百多个小喽啰，下山往史家村赶去。

这边，史进正在庄前布置。忽然，一个庄丁匆匆赶来报告，说是少华山的强盗来了。史进就命人打起警报，一会儿庄里的庄丁都带着刀枪和木棒聚集在庄前，大概有三百多人。这时史进早已披好战甲，就骑上马带着八、九十个壮汉，冲向村北的路口去。

大马路上，两边的人马正好对上，各自摆好阵势。陈达起先耐着性子，上前向史进行礼，正要开

口，史进已大声骂道：

“你们这些该死的山贼，不是杀人放火，就是打家劫舍，今天大概活得不耐烦了，竟然打我们的主意。”

陈达强忍着气，回答道：

“我们实在是寨里缺粮，所以今天路过贵庄，想到华阴去借粮，请给个方便，我们绝不会动你一草一木。等回来的时候，再向你拜谢。”

史进不肯答应，于是两人就打了起来。斗了几十招，分不出胜负。突然，史进往后一退，陈达不知有诈，紧追不舍，于是史进一招擒拿，就把陈达给制服了。那些小喽啰一看头目被抓，竟然纷纷逃散，真是所谓的“乌合之众”！

史进回到庄里，就把陈达绑在柱子上，一面摆酒，一面赏赐那些奋勇杀敌的庄稼汉。正在喝酒庆功时，庄丁进来，说少华山又有人来。史进赶紧走到庄外，却见两个人，跪倒在他面前。史进给弄得莫名其妙，急忙问道：